

音

沈聖德（「狂草」音樂家）

「狂草」的舞不是依照音樂的節拍、情節或旋律編創。或許，再狂的音樂也未必能襯托出「狂草」的「狂」吧。林老師說，他要自由創作。舞者可以隨心所欲，愛怎麼跳就怎麼跳。換句話說，他要的音樂是空，而不是滿；是自由，而非束縛。

如果音樂是一種以格式化、組織性的音符組合時間、分割高度文明思考後的產物，那麼約翰·凱吉（John Cage）的狂，便在於不顧一切顛覆傳統，重新定位音樂。他的音樂在「行草 貳」中盡情奔放，如同宇宙初始的大爆炸。

到了「狂草」，則一切回歸自然：清邁寺廟後院裡的蟬，以鳴聲呼朋引伴。台東三仙台的海浪，在石卵灘上玩起滾石的遊戲。義大利成百的牛群，搖頭晃腦大口啃蝕美味野草，脖子上的銅鈴，從一個山頭搖到另一個山腳。草如果有耳朵可以聽的話，也會有所感應吧。

「流動」是「狂草」聲音設計的主題。舞者在舞台平面上移動，水墨在紙立面由高往下流，空氣流入舞者身體轉化成動能。除了「流」，還有「留」，水墨講「留白」，音樂的「白」是自然的聲音——風聲、水聲、蟲聲、牛鈴聲，不管你在不在意，它都存在。

音樂與白相反的「黑」，是人為的聲音，音樂創作的部分。我找了幾個朋友一起玩即興創作：郭進財玩管子、巴烏，李依琳在鼓皮和鑼鈸上玩豆子、粉圓和彈珠。王希捷與朋友玩人聲。此外，舞者的呼吸聲與舞步聲，也會在某些段落凸顯出來，成為最自然的音樂節奏。

紙墨流光

陳品秀（雲門文獻室主任）

紙

古人以甲骨刻字，後來用竹片書寫，相傳秦始皇一天得批閱十二斤編綁成冊的竹簡公文。直到東漢蔡倫發明造紙術，才讓書寫變得更簡便。

古人造紙，有用麻頭、破布，也有加入樹皮、藤皮、稻草。明書《天工開物》詳載製造竹紙的工序，泡、捶、漂、煮、搗、潔、抄、擠、焙、揭等等過程。隋唐

晚期才出現的宣紙，以青檀樹皮爲主原料。徽州聞名的宣紙「澄心堂紙」，據說「細薄光潤、緊潔如玉」，特別得南唐後主李煜的喜愛。

「狂草」舞台上懸掛的巨幅紙張，是「中日特種製紙廠」與雲門合作，特別依照「狂草」舞作特殊需求所研發的紙張。

這紙，每段寬 130 公分，長 10 公尺，以植物長纖維爲主原料，上塗化學原料，不僅墨水浸濕不斷裂，還能使墨在紙上緩緩流動，引導墨水呈現滴落與暈開的效果，並兼顧劇場防火、儲存防潮、防蟲等功能，歷經八個月才研發完成。「中日特種製紙廠」特別將它命名爲「雲門舞紙」。

「中日特種製紙廠」位於埔里，專門研發應用於醫療、化學等高科技用紙。近來該廠與「長春棉紙廠」共同研發文物保存修復專用的「中性紙」，其紙的酸鹼值接近中性，不易劣化，可存放百年，爲故宮博物院等多所修復機構所採用。

墨

墨，依製作材料大致上可以分爲松煙墨和油煙墨兩種。南唐初設專門研發管理墨的機構，任命奚廷珪爲「墨務官」，他在製墨過程中創造對膠法，使墨錠防腐、防蟲，久儲不變，甚至有置水不壞的傳說。

墨錠須在硯台上加水研磨，方得使用。硯台的好壞，也左右了墨汁的品質。四大名硯之一的「歙硯」，磨出來的墨質地細膩，溫潤堅硬，發墨利筆，歷冬不凍。古代文人愛硯，大畫家米芾是出了名的。某日宋徽宗將御用硯台賜給他，他高興得當場「蹈舞以謝」，「抱負須趨出，餘墨霑漬袍而喜見顏色。」

墨雖是黑色，卻因用墨與水的調配與運筆方法，產生不同的層次，即有所謂「墨分五色」——濃、淡、焦、渴、乾。古代文人用墨，各有所好，比方喜用濃墨的蘇東坡就認爲，用墨要「湛湛如小兒目睛乃佳」。

好的墨汁，以質地細緻，膠黏性低，滲透快、不滯筆爲上品。「狂草」用的墨，反其道而行，特別委託工研院「化工所」研發濃稠而正黑，顆粒粗不易滲透，能滯留在紙上的墨水。

位於新竹的「化工所」，可說是台灣工業技術研究的發源地。自早期肥料、農產品加工，纖維、塑膠配料加工，化工製程研發，到污染防治等各項研究，一路伴隨台灣化學工業的成長。近年來，致力於電子光電化學品、特用化學品、精準高分子、新纖維等關鍵技術的研究開發，朝向奈米高分子材料、仿生化學、高倍速組合化學、奈米粉體、數位影像材料及綠色化學等前瞻領域推進。

流

雲門舞台技術指導，洪韡茗，此次主要的工作是為舞台設計的概念尋找可用的質材，將概念落實在舞台上。為了實現「狂草」即興演出的「水墨森林」，洪韡茗周旋在各種大小紙張、滴管、墨水中，活脫像個實驗室裡的科學家，整整花了一年的時間才完成。

每天早上十點，趕在舞者上課前，他將前一天晚上試驗、披掛在排練場的紙收起來。就到工作室開始做實驗：

墨要怎麼滴才不會三十秒就玩完了？紙廠提供的各種紙樣，用什麼比例的墨水，渲染的效果會最好？化學塗料要怎麼塗才能順利導引墨水流向對的方向？一下子用醫療點滴做墨滴管，一下子手拿吹風機吹乾、用熨斗燙平塗料；一面騰出手寫下實驗的過程，提供藝術家、紙廠、化工所做參考。下午五、六點，舞者排練結束。他再到排練場掛紙，用今天最滿意的實驗方法重現一次。直到晚上八、九點才關燈回家。

十月下旬，首批「雲門舞紙」量產長達 4,000 公尺。洪韡茗第四次來到埔里，與紙場專業人員一起在已經做好防火處理的紙上，以手工塗上化學塗料。因為塗料的佈局、塗層厚薄，和上料時的溫度、時間，都左右了墨水行走的軌跡，直接影響舞台的空間感。照顧如此細膩的變化，除了手工，別無他法。

紙好了，「墨怎麼流」又充滿了舞蹈音樂性的考量。

為了有效控制墨與水的比例、流量、開關點，洪韡茗研發了一套操控式「自動給墨系統」——每一張垂吊的紙上方，都有十二個附有開關控制閥的墨水滴孔，分別接到盛裝著墨或水的水塔。操作者可以一面看著舞蹈的進行，透過控制閥的開闔，隨時調整水、墨混合的比例、流量和速度，與舞者共同演出。

光

「行草」(2001) 燈光設計的概念，在如何讓燈光能像一張紙，或單張、或長條。

設計上，有用光切出來的格子營造單張方紙，也有得自書法落款鈐印的細紅光圈。而如卷軸般漸次開展而來的光廊或疊映的方紙，則同時呼應著舞者動作的流動與時間感。

「行草 貳」(2003) 的燈光，進一步將整個舞台看成一張紙。時間緩緩地在舞中和燈光中流動——或明亮，或清晰，或溫潤，呈現出和「行草」不同的風貌。

「狂草」延續「行草 貳」的設計概念，則企圖在紙、墨、舞者三者之間找到一種平衡。

墨跡在紙上的流動、升降的改變，分割了舞台的空間和時間。從正面打在紙上的光源，可以看到墨的形態，墨的流動；從紙張後面透出來的光源，則讓墨的顏色層次更豐富生動，營造出紙張不同的風貌跟感覺，也讓舞台空間更深遠。

舞者也是舞台的墨色之一。而如何讓舞者，讓紙、墨，在不同的時間凸顯，呼應，喚起觀眾的注意，特別費思量。燈光設計師張贊桃，如此寫下他設計燈光時的節奏感：

氣的流動，幻化成舞者的身形，如緩似急。

時而低迴，時而飛翔，燈光的節奏隨著抑揚頓挫的動作中呈現出來。